



廖承志“雪竹图”赏析

黄华清 (江西省博物馆)

自古以来,竹与松柏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最为崇敬和最常用的绘画和诗文题材。它们具有笑傲霜雪、四季长青的高洁坚韧品性和苍劲挺拔的气度,这种崇高的品性和气度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英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人格。松柏竹梅在本质上虽然是无情之自然草木,然而,在精英们的心目中却成了有情有义、有灵性、通人性的君子之友,成了理想人性的化身。

近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生于斯,长于斯,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中国文化传统精华的养育滋补,除了坚守自己的党性以外,他们还坚信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性,汲取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性来坚固自己的党性,使自己的党性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有可以具体寄托的内容,有落地生根的坚实基础。他们中许多优秀人物都崇敬松柏竹梅。例如,毛泽东不爱花草,却钟情红梅;方志敏烈士不仅自拟挂联表白爱慕松柏竹梅的心迹,还用松柏竹梅做自己儿女的名字,陈毅元帅曾以豪气逼云的青松作诗,用以表现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豪迈人性:“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江西省博物馆文物藏品中有一幅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画的《劲节自长青图》(下文简称“雪竹图”)。画作纸本,设色,幅度纵35厘米,横20.5厘米(图见封三)。

这幅貌似平常的画作有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传奇经历。

“雪竹图”画于1943年前后,是廖承志在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里创作的多幅画作中的一幅。

1942年5月3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当时,正值日军攻占香港之际,他按照中央指示,正在广东乐昌县组织疏散从香港撤往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久,他被秘密押送到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关押。

那时,日军已经占领南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驻泰和。1940年6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效仿陈立夫设立苏州反省院的做法,在泰和县马家洲松山村设立一座秘密监狱,以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这座监狱就是马家洲集中营,它与臭名昭著的渣滓洞集中营、上饶集中营一样,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专门迫害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先后有500多名革命志士曾经在此受过折磨。

和那个时代所有关押民族精英的监狱一样,马家洲集中营四周设有铁丝网,安置了尖锐如刺刀的竹篱笆,砌有坚固的砖围墙,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围墙外是杳无人烟的荒野。监狱的囚室除有男、女之别外,还有普通犯大囚室和政治犯小禁闭室之分。禁闭室小到一张床铺三面靠墙、床前空地只有一尺多宽的程度,这是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的。

与其说是囚室,毋庸说是一种折磨共产党人意志的刑具。

廖承志入狱后,狱中秘密党小组教育、感化了监狱看守姚宝山,通过他,将廖承志遭遇秘密囚禁的情况辗转告知了何香凝,中共党组织才知道廖承志的下落。经过驻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与国民党长时间的交涉,1944年冬廖承志被转押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之际,才与叶挺将军先后获释。廖承志在马家洲集中营渡过了约两年半时间的铁窗生涯。

马家洲集中营的监狱生活形同地狱,被囚禁于此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备受折磨,不少志士遭受非人的酷刑和精神迫害,甚至遭到秘密枪杀(如中共赣西北前委宣传部长兼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建业)。囚室阴暗潮湿,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囚犯大多面黄肌瘦,手脚浮肿,身患重病也不给医治,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和高亮等中共重要干部就病死在囚室中。当时,廖承志还为亲密的战友张文彬去世放声大哭过一场。

更为恶毒的是,特务们还实施政治诱骗,利用所谓的“优秀分子(叛徒)”,介绍“转复”体会,并派遣奸细混入囚室策反意志薄弱者。这样,个别人经不住考验而变节了。特别让廖承志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知根知底的老战友涂振农竟然不保节操。涂振农时任中共南方工委书记,与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一起落入敌手,在廖承志入狱后不久也被关进马家洲集中营。廖、张、涂曾是中共广东省委的老同事。廖承志在囚犯们唱歌时从歌声中辨识出张、涂的声音,才知道他们也落入敌手。后来在姚宝山和其他难友帮助下,通过互传纸条取得联系。他们互相鼓励,共同组织囚犯对敌展开了坚决斗争。涂振农开始也表现得很坚强,还写出了《不能叛变的八大理由》,然而,禁不住敌人的软硬兼施,最终还是叛变了,后来做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文化专员。

廖承志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身份,他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国民党元老、文化名流经亨颐的女婿,家庭关系与国民党高层及海外华侨中的名望之士有很深的渊源。廖承志关进马家洲集中营后,虽然也属单独羁押,也遭遇过“突击审讯”和死亡威胁,但特务们对他更多的是采取利诱政策和软的策略。在他面前,特务们语言“和蔼”多了,他的伙食和居住条件也远比其他囚徒优越。国民党中统局专员、江西省特办副主任冯琦(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徐锡根,叛变前是廖承志的“老朋友”)知道廖承志喜欢作画,还投其所好,批准他购买文房四宝等绘画材料,企图让他玩物丧志。除此之外,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不能看书报,必须独处,要忍受得住孤独,要禁得住叛徒“现身说法”的劝降;要天天品尝战友受折磨而自己无能为力的苦

闷,要不时面对战友的牺牲,还要时刻提防特务的各种阴谋诡计。

就是在这样的复杂险恶孤闷的环境中,廖承志在集中营里泼墨挥毫,吟诗作画。其作品有水墨、水彩、漫画,还有不少诗歌、短信,以鼓励战友的斗志。

廖承志在集中营画的这幅“雪竹图”是特地赠给难友漆裕元的。漆裕元是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道发展的特别党员,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因为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1940年12月被关进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他与廖承志只能在上卫生间的短暂时间内见面,用英语交流情况。廖承志将这幅画送给了漆裕元。新中国成立后,漆裕元曾先后任江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政协常委。1953年,他将保存得完好无损的画作捐给了江西省博物馆。

当我们把“雪竹图”放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来欣赏它时,看似平凡而简练的一个严冬竹雪自然景象,陡然变得恢宏博大起来,画面中阴暗的背景使我们联想到那个暗无天日、人如蝼蚁的时代,那种大雪压顶的窒息场面,使我们闻到了那个时代丑陋而卑微的气息。

加上画面的诗题,这幅画景所表现的静态时空变得灵动起来,简单的层次有了丰富跌宕的情节,扩展了无限的意境,在厚重积雪的重压之下,翠竹不弯不折,英挺坚直,直入云霄,毫无颓废披靡的老态;在自然世界的严冬里,竹叶虽然经冬不落,但也会有些萎败枯黄的气象,而在这幅图中,

竹叶却清新翠绿,如春天生机勃勃的新叶;一般山水画中都以人物为灵魂的主人,景物为思想的客体。而此画中却以翠竹为灵魂的主体,“林间叟”反而为客体。一句“借问林间叟,如我有几人”的诗题,使画面产生了灵动的戏剧性效果。茅屋中,透露出一丝光明,然而,大雪压顶,令人窒息,老翁只好从茅屋中蹭出来。他为何惶惶然走到翠竹之下?为何彷徨?为何伫立之际,他的体态和表情又呈现出倔强和坚毅的气质?原来,他的心灵感受到了翠竹的拷问,他从翠竹的劲节中得到了力量,得到了该怎样继续前行的答案。

显而易见,数竿翠竹是凛然正气的化身,是当时身陷囹圄的廖承志的精神寄托。

从廖承志的“雪竹图”可以看出,廖承志同志坚贞的革命气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犹如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凛然正气。廖承志同志是一位多才多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雪竹图”是廖承志同志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价值。

注释:

漆裕元:《吴建业在马家洲集中营的部分情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64页,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版,1986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163页)

采银业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江西的银矿开采不多,而且多是旋开旋闭,兴废不常。

明代银器制作创新不多,主要精湛的艺术品多出自王宫贵族的陵墓之中。明宣德年间,铸造局专门制定了工匠制度,规定各地工匠需轮流到京城服役三个月,专门为宫中制作金银器物,从而更加促进了金属工艺的发展。一整套与礼制有关的金银使用制度,也在明代得到完美诠释。《大明官制·礼部》载,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规定:公侯与一、二品官,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用银;三品至五品官,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官,酒注、酒盏用银,其余用瓷;庶民百姓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瓷。用黄金制成的酒爵,即使有品级的官员,均不得僭越。

明代江西分封有宁王、益王、淮王三藩。三藩在江西大肆攫取民脂民膏,生前极尽奢华,死后锦衣裹尸。藩王墓葬出土了众多的精美金银器物^①。

1958年发掘的益王朱厚焯夫妇合葬墓,在墓主、元妃和继妃的墓葬中共出土金银器208件,不但是各地出土金银器物之最,而且金银器品种繁多,造型多样,纹样精美。1982年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金器和鎏金银器12件。2001年,南昌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发掘的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葬,出土了较多的金银饰品,其中有金银冥币共64枚。这几批银器主要是女性日常装饰品,以及随葬冥器,有鎏金银发簪、鎏金银插和鎏金银凤冠和银钱等。鎏金银凤冠镶嵌有精美的展翅凤鸟和宝钿花。

这些藩王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反映了明代皇宫贵族金银使用等级,显示了明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总体特点是采用捶制方法制成器物胎体,主体纹样采用捶揲手段,使器物突出浮雕特点,然后使用篆刻技法处理器物细部,并结合累丝工艺和镌镂技法,加强器物的层次感;宫廷气息日益浓厚,制作风格趋向华丽、浓艳。或珍珠点翠,色彩斑斓,或精雕细琢,巧夺天工。

明中叶以后,中西贸易逐渐频繁。西方商人大量采买中国的丝、茶、瓷器等,大都使用白银支付,极少以物易物。因此,充足的丝、茶、瓷器,换取了丰厚的白银。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自康熙二十年(1681)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153年间,欧洲船只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约7000万两以上。加上菲律宾和日本等地流入的白银,总共有几亿两之多。中国的采银业自然走向衰落,江西的白银采冶、铸造同样走向了没落阶段。

注释:

① 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

② 肖发标:《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珍影》,《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③ 胡丹:《轻薄精巧 素雅秀丽——谈宋代银器皿》,《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④ 许智范:《金枝玉叶的最后归宿——明藩王墓》,《手铲下的文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廖承志 “雪竹图”



(黄华清 供稿)